

CIIS研究报告

南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第 19 期

2017年11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简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简称国研院）是新中国第一家外交智库，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要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对热点问题做出及时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国研院前身为创设于 1956 年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58 年更名为国际关系研究所，1986 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2014 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研院现设 7 个研究所与 8 个研究中心。研究所分别为美国、亚太安全与合作、欧洲、发展中国家、欧亚、国际战略、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与中国—亚非合作中心为国家级研究中心，另设中美关系、军控与国际安全、能源战略、全球治理、海洋安全与合作、“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科研处、对外联络处等部门负责科研管理和对外交流。

国研院现有研究人员逾百人，其中高级职称者约占 44%。从 1992 年起，每年都有研究人员因贡献突出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迄今为止，共有 52 人享受过这一殊荣。

国研院图书馆是目前国内一流的国际问题研究专业图书馆，现有中、英、法、俄、德、日、西共 7 个语种约 30 万册图书。馆藏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法等学科。

国研院对国内外出版发行双月刊《国际问题研究》（中文版）和其英文版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其中，《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创刊于 1959 年，是国内创办时间最早的国际政治类学术期刊之一。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创刊于 2005 年，是中国首个公开出版的外交与国际政治类英文学术期刊，也是国家首批 A 类英文学术期刊和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期刊。

国研院与世界各国研究机构建立起了 30 多个交流平台，还创设了网站和公众微信号，及时发布研究成果，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介绍中国外交政策。

CIIS研究报告

南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邓浩

李自国

第 19 期

2017年11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作者简介

邓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1998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先后任欧亚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02—2015年赴驻外使馆工作，先后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一秘、政治处主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秘、政治处主任、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政务参赞、驻格鲁吉亚大使馆政务参赞。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领域为欧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亚历史和现状、突厥语言文化。

李自国 199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95—1998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8年起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其中2000年—2003年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及中亚、独联体、“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



目 录

摘要	v
第一章 南高加索国家形势嬗变	1
一、南高国家形势演进脉络	1
(一) 剧烈动荡期 (1991—1995)	1
(二) 相对稳定期 (1995—2003)	2
(三) 复杂多变期 (2003年至今)	3
二、当前南高国家形势基本特点	5
(一) 各国政局保持基本稳定	6
(二) 各国经济增长乏力	7
(三) 各国外交更加多元	8
三、南高国家形势未来走向	9
(一) 政体多样化、民主本土化是大趋势	9
(二) 经济多元化之路尚任重道远	10
(三) 安全上仍复杂多变, 但可控是基本面	11
第二章 外部势力争夺南高态势演变	13
一、外部势力争夺南高基本历程	13
(一) 美攻俄守阶段 (1991—1995)	13
(二) 美俄对攻阶段 (1995—2003)	15
(三) 美俄互有攻守阶段 (2001—2005)	16
(四) 美俄相持阶段 (2005年至今)	17
二、当前外部势力争夺南高基本特点	19
(一) 俄罗斯影响恢复	19
(二) 美欧表现也不逊色	21
(三) 土、伊力图抢占有利地位	22

三、未来美俄争夺南高基本走势	24
(一) 短期内俄罗斯保持一定优势，但长期看影响趋于下降	25
(二) 美欧进击虽有迟滞，但长期看影响呈上升之势	25
(三) 伊朗、土耳其影响上升，但尚难扮演关键角色	27
第三章 中国与南高三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现状与前景	31
一、南高三国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31
(一) 阿塞拜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32
(二) 格鲁吉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32
(三) 亚美尼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33
二、南高三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条件	34
(一) 阿塞拜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条件	34
(二) 格鲁吉亚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条件	35
(三) 亚美尼亚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条件	38
三、中国与三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41
(一) 中国与阿塞拜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41
(二) 中国与格鲁吉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45
(三) 中国与亚美尼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46
结语：中国与南高地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有可为	49



摘要

南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隔黑海与欧洲相望，跨里海经中亚与中国相通，系里海和中亚地区油气资源重要战略过境通道，是贯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和连接亚欧的纽带。同时，该地区也是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强邻的缓冲地带，是阻滞中东地区极端主义思想向东蔓延的重要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该地区包括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国，其中阿塞拜疆面积 8.66 万平方公里，人口 965 万（2016 年）；格鲁吉亚面积 6.97 万平方公里，人口 372 万（2016）；亚美尼亚面积 2.98 万平方公里，人口 300 万（2016 年）。

南高三国独立以后主要经历了剧烈动荡、相对稳定和复杂多变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逐渐从混乱无序走向稳定发展，成功跻身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并对欧亚大陆腹地形势和格局的演变产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南高国家政局总体保持稳定。各国执政当局均经受住选举考验，确保了政权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南高地区热点尤其是纳卡冲突有所激化，但在各方尤其是俄罗斯强力调停下均告平息，事态仍处可控状态。俄、美、欧等域外势力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崛起以及伊核问题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紧张。从经济上看，各国仍在艰难前行，增长乏力。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外贸剧烈波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压力不减等。但也不乏亮点，在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扩大消费内需拉动作用、支持出口和进口替代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各国外交在地区局势剧变下更加多元，格鲁吉亚步入“深度西化”，亚美尼亚倒向俄罗斯，阿塞拜疆既不“加盟入约”，也不加入欧亚经

济联盟，更加独立自主。未来南高地区将朝着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日益民主化将是主流趋势。经济上各国走上振兴之路仍面临不少困难，资源型经济派生的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等顽疾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多元化经济一时也难以真正建成，加之地区内部矛盾重重，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南高国家要走出困境尚需时日。安全上将会日趋复杂多变，但总体上有利于这一地区保持稳定的积极因素仍然明显大于动荡因素，未来地区安全局势总体可控是基本面。

冷战结束后，南高以其显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能源资源吸引外部势力纷纷进入，形成群雄逐鹿之势，其中尤以美俄之间的博弈最为激烈，影响最大。以美俄竞逐为主线，独立以来外部势力在南高地区的竞争经过激烈角逐，各有所得，逐渐进入一个战略相持阶段。目前，俄罗斯在南高地区的影响有所上升，主要表现在通过吸纳亚美尼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给美欧渗透以迎头痛击；力挺阿塞拜疆抗击美西方民主人权压力，并通过加大经济军事合作，使阿向俄有所回摆；积极迎合格鲁吉亚新政府改善对俄关系政策，恢复双方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对格关系解冻回暖。但美欧也并不逊色。通过接纳格鲁吉亚为欧盟联系国、给予其免签待遇、加强与格军事合作等举措，促格全面西化。同时，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打一拉，与俄争夺丝毫不减。土耳其、伊朗也在发挥各自优势，抢占有利位置。从发展趋势上看，俄罗斯总体上将处于影响逐渐下降的过程，美欧的影响和作用将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走势，土耳其、伊朗受各自局限仍很难扮演关键性角色，多极化将是未来地区战略格局的基本发展方向。

总体上，南高地区形势变迁有利于中国维护西部地区稳定和构建和谐有利的西部周边环境，有利于中国在该地区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当前，南高地区国家经济形势普遍不佳。为摆脱困境，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如根据各自国情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实行进口替代等，力争经济尽快实现多元化。同时，各国都积极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希望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成为地区交通物流中心。以“五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存在诸多利益契合点，符合各国的战略诉求。南高三国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给予积极响应和支持，并已取得不少早期收获。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南高三国各有所长，互有优劣。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国与南高各国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前景看好。





第一章 南高加索国家形势嬗变

随着苏联解体，南高加索（以下简称南高）地区出现三个新独立国家，即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独立以后，三国都经历了严峻复杂形势的考验，逐渐从无序走向相对稳定。当前，三国政局保持基本平稳，经济仍面临诸多困难，外交取向更趋多元。未来南高地区局势将朝着更加复杂多元的方向演变，但和平与发展是主要诉求与各方努力方向。

一、南高国家形势演进脉络

从1991年独立至今，南高国家形势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一）剧烈动荡期（1991—1995）

这一时期南高地区国家形势的突出特点是“乱”。地区各国均处于建国阶段，由于缺乏应有的经验和足够的准备，加之受内外多种因素困扰，地区局势出现诸多乱象，呈现一定失序。

一是政局动荡不安。独立初期，格鲁吉亚内部权力争斗激烈，多次出现严重的政府危机。靠“街头政治”起家的“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联盟领导人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于1991年5月当选格鲁吉亚首

任总统，半年多即被反对派推翻。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临危受命，但亦遭反对派围攻紧逼，险情不断。阿塞拜疆也是内斗不已，总统几度易人，政局风雨飘摇。1993年6月，来自亲土耳其的人民阵线领导人埃利奇别伊被迫向盖达尔·阿利耶夫交出总统宝座，阿政治危机才告平息。

二是各国经济危机四伏。受苏联时期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弊端影响，地区各国经济在独立前即陷入危机状态，而苏联解体使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甚至中断，各国经济雪上加霜，出现断崖式下跌。阿塞拜疆1991年GDP为87.92亿美元，1992年狂跌至49.91亿美元，1993年进一步降至39.73亿美元，1994年为33.14亿美元，降幅分别为43.7%，20%和16.5%。格鲁吉亚1991年GDP为63.58亿美元，1992年为36.9亿美元，1993年为27.01美元，1994年为25.14亿美元，降幅分别为41%，26.7%和7%，1994年通胀率高达7840%；亚美尼亚GDP1991年20.69亿美元，1992年12.73亿美元，1993年为12.01亿美元，92年、93年与前一年相比降幅分别为：38.5%和5.7%。¹

三是地区安全险象环生。伴随着独立进程，南高地区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领土争端逐渐凸显并日益激化，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独立之前，南高地区即已形成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三个热点。独立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之争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战争，形成敌对状态。格鲁吉亚政府则与境内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分离主义势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战事时断时续，整个国家动荡不已。

（二）相对稳定期（1995—2003）

这一时期南高国家基本态势趋稳，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地区热点降温，各国开始由乱到治，走上一条相对平稳发展之路。

首先，各国相继确立总统集权，逐步形成“强总统、弱议会、小

¹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azerbaijan?view=chart>。

政府”的政权体制，大大减少了内耗，确保了政令畅通，保障了政局基本稳定。1995年，格鲁吉亚一直动荡的政局开始趋向稳定，议会决定恢复总统制，并通过了独立后第一部宪法，为国家政治稳定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谢瓦尔德纳泽顺利当选总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开启了格相对稳定发展的新时期。阿塞拜疆也于1995年制定了独立后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实行总统制，确立了盖达尔·阿利耶夫总统的强势地位，阿塞拜疆自此走上稳定发展之路。

其次，各国经济逐步止跌回升，开始恢复性增长，为局势向稳提供了必要物质基础。从1995年开始，伴随着政局的稳定，在各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地区各国经济逐渐从严重衰退转入复苏。亚美尼亚从1994年开始率先止跌并实现正增长，当年GDP同比增长5.4%。到1999年，亚经济总量已恢复到1990年60%的水平，2003年恢复到解体前水平。格鲁吉亚从1995年开始实现正增长，当年GDP增速为2.4%，到2005年恢复到解体前水平。阿塞拜疆则到1996年才实现正增长，当年GDP增长1.3%，到2004年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²即使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形势下，南高三国仍取得不俗成绩，阿、格、亚当年GDP分别增长7%、10%和6%。

第三，热点冲突得到有效控制，地区形势趋于基本稳定。在冲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尤其是俄罗斯的积极斡旋下，1992年中和1994年，南高地区有关冲突方分别就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纳卡武装冲突问题达成停火协议，大规模武装冲突宣告基本停息，地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趋于缓解。

（三）复杂多变期（2003年至今）

以2003年春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为标志，南高国家进入一个复杂多变时期，其突出特点是“变”，即整个地区相对平静的局面被打

²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azerbaijan?view=chart>。

破，多样化、波动性、复杂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

第一，政治上趋于多元。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震惊世界的“颜色革命”，拉开了该地区政治体制变革的序幕。这一时期，地区各国围绕集权和分权掀起新一轮宪法改革热潮。一方面，地区盛行的总统集权制开始面临挑战，出现缺口。2010年9月，格鲁吉亚修宪，将总统制改为议会总统制，并于2012年议会选举后实施。2016年10月，力主议会制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实现“一党独大”，开始进一步修宪，拟将总统直选改为议会内部选举产生，实行完全的议会制。2015年底，亚美尼亚经全民公决通过宪改方案，国家体制也将从总统制转向议会制。另一方面，总统集权制在阿塞拜疆得到进一步强化。2016年，阿塞拜疆通过修宪，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至7年，有权决定举行非例行总统大选和解散议会，总统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二，经济上波动起伏。这一时期地区各国经济均呈现先扬后抑的波动性变化。阿塞拜疆从2004年开始到2008年步入超高速经济增长期。2004—2008五年GDP增速均超两位数，分别是10.2%、26.4%、34.5%、25%、10.8%。2008年GDP达到442.91亿美元。但国际金融危机后，阿经济发展滑入一个起伏不定期。2009年阿GDP增长9.3%，2010年下滑到5%，2011则骤降至0.1%。之后一直低迷，2016年更是出现负增长。³ 亚美尼亚在2005—2007年期间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分别为13.9%、13.2%和13.8%，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严重抑制了亚快速增长势头，亚经济开始进入徘徊期。⁴ 2016年亚GDP总量为105.72亿美元，人均3533美元，⁵ 尚未达到2008年的水平（总量116.62亿美元，人均3778美元）。⁶

3 “Economic Statistics”，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局委员会网站：<http://www.azstat.org/MESearch/details>。

4 “Валово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ВВП) И ВВП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委员会网站：<http://www.armstat.am/ru/?nid=263>。

5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armenia?view=chart>。

6 “Валово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ВВП) И ВВП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委员会网站：<http://www.armstat.am/ru/?nid=263>。

格鲁吉亚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亦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2003年和2007年两个年份均创两位数增长纪录，分别是11.1%和12.6%。但金融危机后亦陷入低速增长期，2009更是出现负增长，为-3.7%。⁷

第三，安全上变数增加。南高扼守欧亚结合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受内外多种因素影响，自2003年格鲁吉亚“颜色革命”后，该地区安全局势一直难言乐观。2008年8月，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围绕南奥塞梯问题爆发五日战争，震惊世界。2015—2016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连续爆发武装冲突，运行20多年的停火协定面临失效危险。南高地区热点冲突始终是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大隐患。与此同时，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和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也严重恶化了南高地区的外部安全环境，尤其是“伊斯兰国”势力突兀崛起，激活了南高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吸引不少激进分子前往中东参战，成为南高面临的新的现实外部威胁。

二、当前南高国家形势基本特点

纵观南高国家独立以来的形势演变，可以看出，该地区国家局势总体上朝着日趋稳定的方向发展。政治上，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以稳定为前提推进各自的政治改革，而求稳思定也成为各国主流民意。经济上，各国都在应对燃眉之急经济困难的同时，着眼长远，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自主发展能力。安全上，各国均严厉打击极端激进势力，严防反对派坐大做强，并相机吸引大国维护本国和地区稳定。当前南高国家总体上政局稳定，经济在艰难中前行，外交凸显多元倾向。

7 “GDP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National Accounts”，格鲁吉亚经济发展部统计局网站：http://www.geostat.ge/index.php?action=page&p_id=119&lang=eng。

（一）各国政局保持基本稳定

首先，乌克兰危机爆发和“伊斯兰国”兴起引起南高国家高度警觉，危机感陡增。出于自保，各国均着力加强内部防范，不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确保牢牢掌控政权。阿塞拜疆是外高最为稳定的国家。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于2013年10月高票蝉联总统，并在2014年11月率领新阿塞拜疆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2016年9月，阿通过全民公决顺利延长了总统任期，扩大了总统权力，为阿利耶夫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多措并举，积极维护稳定和谐大局。政治上，不断挤压国内反对派空间，严打宗教极端主义，惩治官员腐败，确保国内安定。经济上，依托出口油气集聚的雄厚实力，努力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收入和福利，解决社会就业，化解经济下滑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社会稳定。人文上，提倡文化和宗教包容，营造国内和谐氛围。亚美尼亚萨尔基相总统地位依然稳固，面对反对派不时诘难，尤其是2015年夏首都埃里温民众因不满电价上涨大规模游行和2016年夏武装劫持人质事件，沉着应对，果断处置，有效化解矛盾，确保了政局稳定。同时，及时改组政府，提振民众信心，并举行宪改全民公决，迈出向议会制过渡重要一步，为其长期掌控政权铺平了道路。2017年4月，亚美尼亚举行议会选举，萨尔基相总统领导的共和党赢得胜利，获得近50%的选票，⁸进一步巩固了萨尔基相的权力地位。格鲁吉亚日趋稳定。2016年10月，由格首富、前总理伊万尼什维利创立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在其新任党首、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的领导下取得议会选举大胜，赢得三分之二议席，⁹确保了格内外政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迎来一个更为稳定的时期。

其次，南高地区三大热点，即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问

8 “中选委：亚美尼亚执政党赢得议会大选 得票率49.12%”，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704031022244105/>（上网时间：2017年4月3日）。

9 “Александр Имедашвили: Выборы в Грузии битва за болшинств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putnik-georgia.ru/20161019/233555333.html>。（上网时间：2016年10月19日）。

题、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虽出现一定紧张甚至冲突，但在各方努力下局势并未失控，仍处于“不战不和”状态。2014—2016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发生近年来罕见的激烈军事冲突，局势一度紧张，但在俄罗斯紧急出面和强力调停下，危机迅速得以化解。目前纳卡地区总体上保持平静，虽时有零星交火，但处于可控状态。俄罗斯于2014年11月、2015年3月分别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正式签署《俄阿联盟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条约》和《俄罗斯南奥塞梯联盟及一体化条约》，¹⁰ 标志着阿、南两地区与俄迈入更加紧密的深度一体化进程。这引起了格鲁吉亚强烈不满和抗议，怒斥俄侵犯格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格并未扩大事态，双方仍从大局着眼，保持克制，局势未进一步恶化。

第三，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崛起吸引了俄、美、欧等注意力，三方均陷其中，分身乏术，客观上降低了外部势力在南高地区争斗的烈度。2015年伊核问题的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成为促进地区稳定的积极因素。

（二）各国经济增长乏力

受世界经济不振和周边国家经济下滑影响，南高国家经济发展步伐整体放缓。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4—2016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三国GDP增速分别为：阿塞拜疆2.8%、1.1%、-3.8%；¹¹ 格鲁吉亚4.6%、2.8%、2.2%；¹² 亚美尼亚3.4%、3%、0.2%，均创各国近年来新低，尤其是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火车头的阿塞拜疆更是首现负增长。¹³

10 “俄与阿布哈兹签约结盟 开辟与西方较量新战线”，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126/c157278-26093853.html>（上网时间：2014年11月26日）。

11 “Economic Statistics”，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azstat.org/MESearch/details>。

12 “Валово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ВВП) И ВВП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armstat.am/ru/?nid=263>。

13 “GDP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National Accounts”，格鲁吉亚经济发展部统计局网站：http://www.geostat.ge/index.php?action=page&p_id=119&lang=eng。

二是对外贸易剧烈波动。2015年，受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影响，三国外贸均出现剧烈下滑。阿塞拜疆下降高达33.4%，顺差同比狂降82.5%。¹⁴ 亚美尼亚下降30.1%，格鲁吉亚降幅为13%。2016年有所好转，但并不稳定，阿塞拜疆仍未止跌，降幅为19.4%，顺差再度下降72.2%。¹⁵ 亚美尼亚恢复正增长，增速为7.2%。¹⁶ 格鲁吉亚恢复较快，同比增长20%。¹⁷

三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压力不减。2014年底至2015年初三国货币均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其中以阿塞拜疆尤甚。2015年年内阿塞拜疆货币两度大贬值，合计贬值幅度接近100%。格鲁吉亚货币也贬值30%左右。虽各国央行干预止住跌势，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2016年阿塞拜疆本币继续贬值13%。在货币贬值的冲击下，各国通货膨胀高企不下，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三）各国外交更加多元

乌克兰危机爆发加速了外高国家对外选边站队，南高国家呈现更加明显的格向西、亚靠俄、阿独立自主的多元外交格局。格鲁吉亚抓住乌克兰危机之便，利用美欧急迫心理和现实需要，于2014年6月与欧盟正式签署联系国和自贸区协议，并于2016年底获得赴欧盟免签待遇。同时，军事合作也在加强，北约于2015年8月在格设立外高地区第一个军事训练中心。¹⁸ 2016年7月，格又与美国新签国防和安全合作文件，进一步融入西方，成为外高地区最西化的国家。亚美尼亚则出于国家安全的现实考

14 “2015年阿塞拜疆对外贸易基本情况”，中国驻阿塞拜疆使馆商参处网站：<http://az.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602/20160201263854.shtml>。

15 “2016年阿塞拜疆外贸顺差大幅减少”，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701/20170102506341.shtml>。

16 “внешний торговый оборот”，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armstat.am/ru/?nid=12&id=10001>。

17 “2016年格鲁吉亚对外贸易简况”，中国驻格鲁吉亚使馆商务处网站：<http://ge.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702/20170202515512.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15日）。

18 “Восточный вектор политики Брюссел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sputnik-georgia.ru/analytics/20151201/229306251.html>（上网时间：2015年12月1日）。

虑不得不丢弃幻想，停止与欧盟举行了三年多之久的关于成为欧盟联系国协议的谈判，并转而宣布加入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亚美尼亚正式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新成员。同时，亚美尼亚于2016年获得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军事上对俄依赖进一步加深。阿塞拜疆依托丰富油气集聚的雄厚财力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平衡外交之路，既不急于追求“加盟入约”，也不忙于加入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一方面，强化与非西方国家关系，减缓美欧近年来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施压，与俄罗斯、伊朗关系出现明显升温。2016年8月，阿塞拜疆邀请俄罗斯、伊朗总统赴阿举行三方峰会，决定共建“南北走廊”；另一方面，注意缓和与美西方国家关系，2015年阿不惜血本举办首届欧洲运动会表明，欧洲之路仍是阿既定战略选择。2016年，阿着手恢复与欧盟在“东方伙伴关系”框架下合作协议谈判。阿在能源外运、地区安全等问题上仍需美欧支持，加之与土耳其的特殊关系，多元平衡外交仍是阿主要对外政策。

三、南高国家形势未来走向

（一）政体多样化、民主本土化是大趋势

南高国家的独立标志着前苏联集中统一的政治制度宣告结束，各国开始了多样化政治改革的进程，当前地区各国政治制度受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呈现多样化的态势。阿塞拜疆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并且集权倾向有增无减。格鲁吉亚实行议会总统制，在通过宪政改革后，实行完全的议会制。亚美尼亚已通过全民公决，政体由总统制向议会制过渡。总体来看，民主化是南高地区政治改革的主流方向，适当分权并形成权力机构的有效制衡乃是大势所趋。汲取独立初期全盘西化的教训，今后地区国家将会更多地根据自身特点来选择民主化

之路，不会盲目照搬，而是要在确保国家稳定的前提下，谨慎而稳妥地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未来地区国家的政治改革将会呈现不同层次和进度的多样化态势。由于历史、现实诸多因素的作用，未来南高出现完全西方化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南高是穆斯林主要聚居区之一，紧邻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和大本营的中东，独立以来，伊斯兰势力竞相介入这一地区，扩充势力，成为影响这一地区政治进程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今后在南高地区出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南高并不是中东，不论是域内主流民意，还是美俄等域外大国，都不会支持和允许伊斯兰势力坐大称王。从政局发展上看，基本稳定将是南高国家形势发展的主要趋势。经过独立以来各种风浪的考验，外高各国当局控局应对能力明显提升，手法更加娴熟，政策趋于理性、周全。

（二）经济多元化之路尚任重道远

近年来，外高国家经济均陷入低速增长，尤其是走在地区经济前列的阿塞拜疆受国际油价暴跌冲击，出现下滑，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面对困境和危局，各国均在积极应变。阿塞拜疆选择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非能源经济，以摆脱对能源的过分倚重。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也在积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鼓励创新，加大结构性调整，通过经济多元化增强抗风险能力。但地区国家要真正走出经济困境绝非短期之功，还要经历漫长甚至曲折的过程。

首先，外高国家迄今为止均未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缺少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性产业。各国出口商品单一，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易受外部环境冲击。阿塞拜疆经济中能源占比很高，受国际能源价格影响大，经济美元化严重。格鲁吉亚依赖西方贷款和援助，亚美尼亚则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

其次，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两国债务负担较重，人口不断下降。两国基础设施陈旧落后，长期面临资金和技术缺乏、资源短缺等问题。

第三，地区内矛盾重重，逆一体化现象明显。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因纳卡问题反目为仇，互不往来，双方断绝经济联系。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分别加入欧盟自贸区和欧亚经济联盟，被纳入不同的经济体系，给相互合作带来新的挑战。南高三国自独立伊始即各自为阵，未能开启三方合作，今后受内外各种因素拉扯也难以有所进展。同时，外部地缘安全环境不佳。受乌克兰危机等地区热点羁绊，南高国家要走上振兴之路尚荆棘满布。

（三）安全上仍复杂多变，但可控是基本面

南高地区是一个领土、民族和宗教纷争的热点集中带，亦是恐怖主义、国际犯罪、贩毒走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发地。目前，地区安全形势有复杂性的一面，也有可控性的一面。

复杂性表现为：其一，从内部情况来看，如何尽快摆脱经济困境是地区各国面临的燃眉之急，这直接影响社会安定乃至政权稳固，而经济能否“走稳”尚需观察。同时，各国政治转型远未完成，政治斗争依然尖锐，社会矛盾突出，政权稳定仍存变数。其二，从地区层面看，热点冲突并未根除，存在恶化的可能。围绕纳卡归属的争斗仍会持续，当事国分歧巨大，而相关调解方又各怀心思，劝和促谈效果不彰。其三，从域外因素看，虽然近年来美欧向外高扩展“颜色革命”的步伐有所减缓，但始终未放弃，仍在威逼利诱，伺机而动。同时，以土耳其、伊朗为代表的中东伊斯兰势力不断向外高扩充影响，“伊斯兰国”也在向外渗透，南高作为近邻，受其影响不容小觑。未来南高地区的安全形势有可能趋于严峻复杂。

可控性则表现为：其一，地区各国经受住了独立以来各种风浪的考验，控局维稳能力普遍增强。三国对各种隐患和反对势力均有防范，民众思稳，出现骤变的可能性不大。其二，各国经济虽有困难，但比起独立之初已大不相同，各国均积蓄了相当力量，具备一定经济抗风险能力。其三，地区热点尤其是纳卡冲突虽有所激化，但远未失控。虽不能完全排除阿塞拜疆失去耐心铤而走险，但俄作为纳卡问题关键调解方和亚战略盟友，可有力遏制阿的冲动。其四，外部势力在外高争斗短期内不致激化。特朗普初登美国总统大位，尚无暇顾及南高。欧洲内外交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俄土、俄伊、土伊之间虽有竞争，但合作仍是大势。总的来看，有利于这一地区保持稳定的积极因素仍然明显大于动荡因子，未来地区安全局势总体可控是基本面。



第二章 外部势力争夺南高态势演变

南高地区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各国独立以来，外部势力纷纷进入，形成群雄逐鹿之势，其中尤以美国和俄罗斯围绕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全面争夺最为激烈，贯穿整个地区的发展历程，对地区局势产生着决定性影响。土耳其、伊朗、欧盟等也在不断加大对南高争夺，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美俄的主要外部力量。

一、外部势力争夺南高基本历程

以美俄竞逐为主线，外部大国势力对地区的争夺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美攻俄守阶段（1991—1995）

这一时期正值地区各国处于建国初期，俄罗斯自顾不暇，并急于向西方靠拢，造成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外部各大势力纷纷进入该地区角逐，其中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开始积极介入南高事务，最为引人注目。出于巩固冷战胜利成果和称霸全球的战略考虑，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大幅提升了南高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举措积极付诸实施，迅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玩家。主要包括：其一，通过《支持自由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和《丝绸之路战略法案》（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 ,¹⁹ 向南高三国提供大量无偿经济技术援助, 全力支持地区国家脱去苏联印迹。其二, 帮助地区国家建立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自由选举的议会民主制, 推动各国向美式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转型。其三, 设立专职人员和机构, 参与调解地区冲突, 同时, 把地区国家拉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其四, 将格鲁吉亚作为该地区重点经略之国, 以打造民主样板。通过上述举措, 美国实现了对南高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快速渗透。

土耳其、伊朗这一时期利用与外高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种族、地缘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与地区国家高层交往频繁, 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合作热络, 迅速成为该地区颇具竞争力的新玩家。土耳其借助美国的支持, 大力发展与同属突厥语国家的阿塞拜疆的友好关系, 积极帮助格鲁吉亚解决经济困难, 竭力介入纳卡冲突, 地区影响明显上升。伊朗则发挥与南高国家在宗教、地理及跨界民族方面的优势, 采取温和务实方针, 参与纳卡冲突调解, 影响力也日渐提升。

俄罗斯在这一时期对南高地区战略尚未成型。由于实行亲西方对外政策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 南高地区在俄外交中并未占据优先位置, 反而被视为包袱和累赘, 急于甩脱和抛离, 俄罗斯执意将该地区“逐出”卢布区, 加剧了各国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 导致俄在南高地区的传统影响急剧下降。这一时期俄仅在南高地区军事安全领域仍保持着优势地位, 将亚美尼亚纳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积极干预和调解地区热点冲突, 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总体来看, 美等新势力的进入, 使俄罗斯在南高地区昔日的独霸地位受到挑战, 传统影响急速减弱。

19 George W. Bush, 《Statement on Signing on the Freedom Support Act》, <http://bushlibrary.tamu.edu/papers/19929210240./html>; 黄民兴、陈利宽: 《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 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 《西亚非洲》, 2016年第2期。

（二）美俄对攻阶段（1995—2003）

随着美西方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坚持北约东扩，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与南高国家的关系，并于1995年推出《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明确将这一地区提升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这标志着俄罗斯一改前期对南高地区的消极保守政策，开始把这一地区作为恢复其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战略依托。俄自此开始积极对美西方的渗透进行反击。2000年普京上台执政后，俄罗斯对美西方的反击更为凌厉。一是与亚美尼亚续签《集体安全条约》，签署《友好合作与军事援助条约》，进一步夯实双方的同盟关系；二是抓住时机，利用矛盾，改善并修复了一度与俄疏远的阿塞拜疆的关系。三是对地区内离俄倾向最重的格鲁吉亚施压，对其紧随美西方与俄作对进行惩戒，借以“杀一儆百”。这标志着俄罗斯“重返”南高，使一度失衡的美俄地区竞争向俄回摆。

面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反攻态势，美国针锋相对，正面迎击。首先，出于地缘和能源利益的考虑，美国进一步提高了南高在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1997年，美国公开宣称南高三国对其具有生命悠关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提出了维护和增进美国在地区地缘和能源两大领域的战略任务，并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了专门的高加索事务机构。²⁰ 其次，积极支持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国家离俄倾向，怂恿其相继退出俄主导的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并推动其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结成亲美的“古阿姆”联盟，与俄公开分庭抗礼。²¹ 第三，加大对地区能源的争夺并占据先机。1997年，美国推出《里海地区能源发展报告》²²，明确能源利益是美国在南高地区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与阿塞拜疆签订多项开发石油的巨额合同，成为地区能源开发的最大赢家。1998年10月，在美国主导下，阿塞拜疆、土耳其、格鲁吉亚等签署了关

20 Areil Cohen, "U.S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building a New Silk Road to Economic Prosperity,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 N.1132, July 24, 1997.

21 藤仁：“古阿姆集团发展走势的地缘政治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年第2期。

22 冯玉军：“大国及地区势力对中亚高加索的争夺及其影响”，《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

于支持修建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的《安卡拉宣言》，²³ 推动里海能源绕开俄罗斯输往欧洲。上述举措表明，美国在南高地区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进攻势头，双方正面对抗的色彩明显。

与此同时，欧盟也开始制定明确的地区政策，加大对南高的“攻势”，以增强在该地区的分量，并策应美国以维护西方的整体利益。从1995年开始，欧盟与南高国家陆续签署伙伴关系和合作协议（PCA），积极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支持各国独立和民主进程，鼓励各国“去俄罗斯化”，²⁴ 同时，积极参与里海能源开发和绕俄输欧的管线筹划工作。

（三）美俄互有攻守阶段（2001—2005）

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美国抓住反恐契机，展开对南高地区新一轮更强攻势。一是乘机实现在南高的军事存在。2002—2004年，美以反恐为名向格鲁吉亚派驻军训人员和军事顾问团，促使格向北约开放领空，并促成北约通过对格特别伙伴行动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赢得阿塞拜疆向其在阿富汗军事行动提供空中走廊和地面机场。2003年，美阿在里海举行了首次军演。²⁵ 二是在该地区推进“民主改造”战略取得重大突破。2003年春，美国在格鲁吉亚成功导演“玫瑰革命”，直接造成格政权非正常更迭，使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上台执政，从而把美国对该地区攻势推向一个高潮。但这也成为美国在南高由攻转守的开端。正是出于对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深切忧虑和巩固自身政权的考量，地区国家开始拉开与美国的距离。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均对美国在《2003年各国人权报告》中指责两国民主人权状况深表不满。针对美指责2005年11月阿举行的第三届议会选举，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公

23 汪嘉波：“美俄争夺，大国抢滩”，《光明日报》，2001年4月9日。

24 叶斌：“欧盟贸易协定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

25 “美国插手里海能源争夺战 欲突破俄传统势力范围”，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5-06-06/13566095162s.shtml>（上网时间：2005年6月6日）。

开指出：“美国没有权利向阿输出民主。”²⁶

这一时期俄罗斯在南高地区的基本态势是先守后攻。“9·11”事件后，美国成为地区反恐的主角，风头明显盖过俄罗斯，导致俄罗斯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明显下降，各国纷纷实行实用主义的大国平衡外交。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俄罗斯于2002年将集体安全条约升格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从而将亚美尼亚深度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给美国以可乘之机。同时，与阿塞拜疆签署划分里海海底交界地段协议，²⁷赢得阿在车臣反恐问题上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与阿塞拜疆的关系。2003年以后，随着美国在格鲁吉亚策动“颜色革命”，俄罗斯终于等到了反攻良机，开始转守为攻。俄罗斯力挺地区国家抗击“颜色革命”，并在地区国家议会和总统选举等敏感节点，坚决站在执政当局一边，全力维护各国政权稳定，从而赢得了地区国家的广泛信任，扭转了在南高地区的被动局面。

欧盟这一时期继续加大对南高地区的介入。2003年7月，欧盟任命了专门负责外高事务的特别代表。2004年出台《欧盟周边政策》(ENP)，²⁸明确将南高作为对欧盟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同时，支持修建纳布科天然气管道，把其作为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四) 美俄相持阶段 (2005年至今)

2005年以来，美俄在南高地区的争夺进入一个相持阶段，双方各有得失，开始在竞争中共处。

这一时期，俄罗斯乘美国影响暂时走弱之机，在南高地区连发强手，加速收复失地，以恢复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一是采取果断措

26 关键斌：“阿塞拜疆议会选举争议不断，民主究竟谁说了算”，《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1日。

27 “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签订里海海底划界协议”，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j/200210/20021000045638.html>（上网时间：2002年10月29日）。

28 邢骅：“开拓‘更广阔的欧洲’——欧洲大周边外交的开展”，《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施，严厉打击惩戒地区内的离俄、反俄势力。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俄罗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教训了公然挑衅的萨卡什维利，既打压了当事国的嚣张气焰，又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二是进一步聚拢地区亲俄国家。与亚美尼亚续签新约，将驻亚军事基地大幅延期，²⁹ 进一步巩固对亚军事安全的绝对影响力。同时，将亚美尼亚拉入欧亚经济联盟，使其进入与俄深度一体化轨道。三是采取怀柔手段，与美西方积极争夺拉拢地区摇摆国家甚至是反俄国家。俄罗斯抓住美欧加大指责抨击阿塞拜疆民主人权招致阿方强烈不满之机，及时出手力挺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带动两国关系明显升温，使阿塞拜疆对外政策明显向俄倾斜。同时，面对后萨卡什维利时代的格鲁吉亚，俄罗斯积极回应格新政府改善与俄关系的苗头，取消对格贸易禁运、恢复经贸人文往来，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格鲁吉亚的敌对情绪。通过不懈努力，俄罗斯在最新一轮地区争夺中明显占据一定上风，处于相对有利位置。

面对俄罗斯在南高地区有声有色的反击，美国也不示弱，亦在加紧谋篇布局，步步为营，加强制衡俄罗斯的力度，切实推动地区国家巩固独立主权，减弱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力推南高油气管线绕俄入欧，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相继于2005和2007年建成并运营，打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油气外运的垄断，扩大了美国在地区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同时，美国继续重点经营格鲁吉亚，巩固“颜色革命”成果。2009年1月，与格签署被称为“历史性文件”的《战略伙伴宪章》，强化与格军事安全合作，并在2008年俄格战争后向格提供10亿美元经济援助，确保格继续成为南高地区民主样板。

这一时期，欧盟、土耳其、伊朗等均发挥各自优势，竭力扩充影响。欧盟于2006年11月与南高三国签署“欧洲睦邻计划”，开始试图

²⁹ “俄在亚美尼亚军事基地驻扎期限延至2044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8/20/content_14048272.htm（上网时间2010年8月20日）。

把南高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³⁰ 2009年，欧盟推出“东方伙伴关系计划”，³¹ 南高三国均在其中。2014年6月，与格鲁吉亚签署联系国和自贸区协议，标志着其对地区“西化”进入实质性阶段。土耳其则通过与阿塞拜疆建立盟友关系和积极推动土、阿、格三方机制化合作，对南高地区影响持续上升。伊朗则在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利用西方解除制裁的有利之机，以能源、交通合作为突破口“重返”该地区。

二、当前外部势力争夺南高基本特点

当前，以美俄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在南高地区的争夺呈现拉锯之势，各方力量趋于相对均衡化。

（一）俄罗斯影响恢复

首先，面对美欧近年来加紧“西化”南高国家，蚕食俄势力范围，俄罗斯奋力反击，坚决遏制美欧力图使南高国家“去俄化”的图谋，取得明显斩获。在亚美尼亚，针对欧盟在其“东方伙伴关系”框架下诱拉亚进入欧盟联系国和自贸区的企图，俄罗斯充分利用对亚安全、能源、经济的巨大影响，软硬兼施，迫使亚最终不得不做出倒向俄罗斯的战略抉择，给欧盟东扩南高以迎头痛击，成功避免了亚重蹈乌克兰覆辙。在2015年成功吸收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俄罗斯继续给予亚经济“甜头”，坚定其跟俄走的信心。2016年，亚美尼亚对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外贸出口大幅增长，增幅高达53%，其中对俄出口增长54%，³² 成为拉动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使亚倍受鼓舞。在阿塞拜疆，俄抓住美欧指

30 张晓慧、肖斌：“欧盟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国家能源合作：政策、战略和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2期。

31 黄登学：“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动因与前景——机遇俄罗斯视角的分析”，《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

32 “2016年亚美尼亚对欧亚经济联盟出口大幅增长53%”，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702/20170202518941.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3日）。

责抨击阿人权民主招致阿方反感的有利契机，及时出手力挺伊利哈姆·阿利耶夫，高度评价阿总统、议会大选和修宪全民公决，与美欧冷淡抵触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加强高层往来，密切双方合作。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相继访阿，双方在反恐、军技、贸易、交通、人文等多个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和多项合作协议，这对面临美欧高压的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使俄对阿影响持续上升。在格鲁吉亚，俄罗斯改变过去一味打压的做法，对格鲁吉亚新政府致力于改善对俄关系给予积极回应，在解除对格贸易禁运、重启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基础上，促成两国首次举办商务论坛，鼓励本国公民赴格旅游，³³并简化格公民赴俄签证手续，从而进一步缓和了两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格鲁吉亚向西方一边倒的局面。

其次，俄罗斯凭借对南高热点问题强大影响，赢得地区事务主导权。俄在调解纳卡、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三个地区热点问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其在南高保持地位的有力砝码。近两年，普京总统亲自出面调停，成功平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激烈军事冲突，充分显示了俄对调解纳卡冲突的强大自信和能力，凸显了俄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格执意“加盟入约”，俄通过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签署深度一体化条约，加紧在格与南奥塞梯行政边界修建铁丝网并将其边界界桩前移等方式向格施压，对其警示和惩戒。阿南问题始终是俄制约格的一张王牌，对格形成强力牵制。

第三，加大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向俄境内渗透，努力将南高打造成阻断境内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勾连的有利屏障。俄北高加索地区是俄穆斯林主要聚集区，隔外高地区与中东西亚相望。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极端势力曾经由外高向俄北高渗透，导致车臣乃至北高地区多年动荡。乌克

33 “Грузия-РФ: торг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туризм”，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putnik-georgia.ru/reviews/20161129/233993391/Gruzija-RF-torgovye-otnosheniya-i-turizm.html>（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9日）。

兰危机爆发后，尤其是“伊斯兰国”崛起后，俄趁机加大了对外高国家工作力度，加紧与地区各国共商反恐，以形成合力，共同抵御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张。俄果断对盘踞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实施空中打击，亦包含防止其经外高向俄境内蔓延的战略考量。

（二）美欧表现也不逊色

面对俄罗斯在外高地区一系列有声有色的反击，美欧并不愿甘拜下风。政治上着力推进地区民主进程，促使各国政治改革，继续走融入西方之路。经济上继续给予好处，助各国摆脱俄的影响。能源上启动建设多条绕俄输欧线路，使之与俄形成有力竞争。

对2012年10月格鲁吉亚政权更迭，美欧心情复杂，尤其是格新政府明确表示要改变前政府与俄为敌的激进做法引起美欧疑虑和担忧，因此，美欧一直对格当局打压其一手扶持的萨卡什维利及其领导的“统一民族运动”颇有微词，迫格做出妥协和让步。在施压的同时，对格“加盟入约”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2016年7月、2017年5月，美国先后与格新签《关于深化国防和安全领域合作备忘录》和《情报交换协议》³⁴，进一步夯实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促使北约重申支持格加入北约，并推动北约在格建立了外高第一个军事培训基地，使格走上事实入约之路。欧盟也不遗余力进行拉拢。在签署联合国协定后，2015年11月底，欧盟宣布向格追加1亿欧元援助，支持其继续实施民主改革。2016年12月，欧洲议会同意给予格公民赴欧洲免签待遇，³⁵进一步鼓励其融入欧洲。

阿塞拜疆是美欧力图打破俄能源垄断的重点经略国家，经过多年努力，在美欧大力支持下，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和巴库—第

34 “美国和格鲁吉亚签署情报保护协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7-05/10/c_1120949622.htm（上网时间：2017年5月10日）。

35 “Европарламент проголосовал за отмену виз для граждан Грузии”，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putnik-georgia.ru/politics/20161215/234208890/Evroparlament-progolosoval-za-otmenu-viz-dlja-grazhdan-Gruzii.html>（上网时间：2016年12月15日）。

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线等绕开俄的油气线路相继开通并投入运营，从而使美欧在与俄争夺南高里海能源之战中抢得先机。同时，随着近年来国际油价不断走低，阿在大国能源战略博弈中的地位也在下降。在此背景下，美欧把对阿经略重点转向民主改造。近年来，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美欧一改过去对阿利耶夫家族统治态度，开始指责阿破坏民主人权，公开抨击阿总统和议会大选有违国际标准。2015年9月，欧洲议会就阿人权形势通过决议，呼吁阿政府保障人权，并建议对违反人权的阿官员实施制裁。2015年底，美议员也向美国会提交有关阿破坏人权草案，要求对阿实施制裁。³⁶ 借口民主问题施压成为当前美欧对阿政策的主轴。阿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平衡外交，坚持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早已引起美欧不满，美欧此番不断加大向阿施压表明，打民主牌已上升为当前美欧经略外高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其意图就是通过“西化”南高，抢夺地区事务主导权，进而进一步压缩俄战略空间。

对俄成功阻击亚美尼亚加入欧盟一体化，美欧并不甘心，而是着眼长远，继续加大对亚援助和投资，试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促亚生变。2015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亚签署协议，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亚提供2.12亿欧元贷款和投资。欧盟也与亚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向亚电网建设贷款1千万欧元，并帮助亚加入东欧节能和环保基金投资协议。³⁷ 2017年初，经过多轮谈判，欧盟终于与亚美尼亚草签了全面伙伴关系协议，³⁸ 从而在与俄较量中扳回一城。

（三）土、伊力图抢占有利地位

2015年11月，土耳其在土叙边界击落俄罗斯军机事件导致土俄关系

36 “Александера Зуев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не хочет быть марионеткой, Запад не может с этим смиритьс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ru.sputnik.az/columnists/20151225/403172406.html>（上网时间：2015年12月25日）。

37 “亚美尼亚成大国博弈新战场 美计划搞‘迈丹’革命，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3-25/7155600.shtml>（上网时间：2015年3月25日）。

38 “亚美尼亚将与欧盟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美尼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a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4/20170402553794.s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25日）。

急剧恶化，使两国在南高的竞争面骤然凸显。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出于应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和实施“向东看”外交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大了对南高地区的经略。一是强化对地区能源输出国的外交攻势。2015年4月，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以及欧盟能源部长在阿什哈巴德共商“南部天然气走廊”建设，并建立了相关工作机制。二是加快建设南高经土耳其至欧洲的交通走廊。2016年11月16日，土耳其与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就建设五国交通运输走廊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各方同意简化签证手续，为旅客和货物运输、通关提供便利。³⁹连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即将竣工，预计于2017年初全线通车，年货物运输量有望达1700万吨，初始阶段每年可运送100万旅客和650吨货物。⁴⁰三是进一步拉近与地区国家关系。2016年，土耳其与格鲁吉亚新签包括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国际货物联运、铁路及旅客运输、劳动和就业保护等合作协议，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加强。土耳其在新一轮纳卡冲突中力挺阿塞拜疆，被视为阿塞拜疆的坚定盟友。土耳其持续加大对阿塞拜疆投资，迄今投资总额已达101亿美元，其中非石油领域为26亿美元，成为阿塞拜疆非能源领域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⁴¹

伊朗则抓住伊核协议签署之机，积极“重返”南高，努力追回因国际制裁造成的对南高影响损失，并开始积极与地区各国探索合作途径，着重加强与地区国家在交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一是积极倡导并开启地区重大对外交通项目。2016年，伊朗与阿塞拜疆开工建设连接两国的“友谊铁路”，以打通南高进入中亚、波斯湾乃至印度次大陆的铁路线路。2016年8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阿塞拜疆并参加俄罗斯、伊朗、

39 “5国就青金石走廊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中国大使馆驻阿富汗经商参处网站，<http://af.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11/20161101871807.shtml>（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2日）。

40 “埃尔多安：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重焕古丝绸之路活力”，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611/20161101752657.shtml>（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4日）。

41 “土耳其、英国和美国是阿塞拜疆非石油行业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大使馆驻阿塞拜疆经商参处网站，<http://a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11/20161101961534.shtml>（上网时间：2016年12月20日）。

阿塞拜疆三方峰会，宣布合作共建南北交通运输走廊（NSTC）。⁴² 该走廊将连接印度孟买、伊朗阿巴斯港、阿塞拜疆巴库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并可继续延伸至北欧，是结合公路、铁路、海运的多模式运输通道，途径伊朗、印度、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土耳其、阿曼、叙利亚和保加利亚等众多国家，总长达7200公里。伊朗还与亚美尼亚积极商谈修建连接两国的亚—伊铁路，探索建立“波斯湾—黑海”交通运输走廊。二是积极进军地区油气领域。2016年11月，伊朗与亚美尼亚签署伊朗过境亚美尼亚向格鲁吉亚出口天然气协议，并决定到2019将出口至亚美尼亚的天然气数量增加三倍。⁴³ 伊朗还计划修建大不力士—埃里温石油管道向亚美尼亚输送石油。三是进一步加强与地区国家的电力合作。2015年8月，伊朗与亚美尼亚签署了建设新的输变电线路协议，合同总价1.7亿欧元，计划两年内建成，以扩大伊朗天然气换取亚美尼亚电力的规模。2016年4月，伊朗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签署了四国电力合作协议。⁴⁴

三、未来美俄争夺南高基本走势

南高国家独立本身即宣告了俄罗斯一家主导该地区的历史走向终结，拉开了大国争雄的序幕。从独立至今的历程看，俄罗斯在南高地区虽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影响力和统治力明显在衰减，而美国虽然进攻屡屡受阻，但总体上影响力呈螺旋上升趋势。目前，美俄等外部势力已在南高地区形成共存局面，双方各有优劣，谁都无法吃掉对方，双方将不得不长期竞争共处，多极化将是未来南高地区基本态势。虽然俄罗斯目

42 《Север-Юг》：“причины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к союзному «кольц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ru.sputnik.az/expert/20160809/406712002.html>（上网时间：2016年8月9日）。

43 “伊朗与亚美尼亚签署向格鲁吉亚过境出口天然气协议”，中国大使馆驻伊朗经商参处网站：<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11/20161101662691.shtml>（上网时间：2016年11月8日）。

44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俄罗斯四国签署电力领域合作联合备忘录”，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il/e/201512/20151201220171.shtml>（上网时间：2015年12月25日）。

前占据一定上风，美国进攻有所减缓，但美俄在南高的争夺将总体保持美攻俄守的态势，这是由美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决定的。南高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都希望大国势力形成良性竞争，以便左右逢源，多方取利，这也加速着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一）短期内俄罗斯保持一定优势，但长期看影响趋于下降

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在南高地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紧邻南高三国，地理上得天独厚。二是与该地区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传统影响无与伦比。三是经济联系密切，俄是南高国家主要的经贸伙伴，事关各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侨汇主要来自俄。四是掌控解决地区热点的钥匙。俄罗斯驻军亚美尼亚，与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深度一体化，在调解地区热点冲突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多年与美欧的较量中，俄也日益暴露出自己在南高的短板，很难在与美欧长期抗衡中保持优势。原因有三：一是俄长期统治南高，对该地区始终有浓厚的“帝国情结”，各国独立后仍旧习未改，尤其是在纳卡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私心作祟，引起地区国家对俄的疑虑和担心，这是俄罗斯在南高的“硬伤”所在。二是俄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文化在与美欧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对南高国家吸引力和凝聚力日益减弱，难以与美欧软实力相抗衡。三是俄自身经济捉襟见肘，缺乏足够实力向南高国家提供其期盼的经济援助或大量投资。因此，从长期看，俄影响力会趋于下降。

（二）美欧进击虽有迟滞，但长期看影响呈上升之势

美欧在南高地区虽是后来者，但潜力巨大。首先，强大的软实力是美欧在南高存在的主要优势。南高地区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一个逐渐

疏远俄罗斯而日益亲近美欧的过程，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均认为自己属于欧洲文化圈，格更是将“加盟入约”作为国策。美欧政治经济制度对南高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亚美尼亚倒向俄罗斯实乃形势所迫，其内心对西方文明仍情有独钟。阿塞拜疆尽管穆斯林民众居多，但对西式文化也充满向往。其次，美欧在经济上的雄厚实力也是吸引南高国家的重要因素。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独立后一直陷入经济困境难以自拔，都把美欧作为救命稻草，格鲁吉亚加入欧盟联系国和自贸区的主要动因即是期待获得欧盟更多救助和进入欧盟市场。阿塞拜疆能源开发和外运也主要靠美欧投资。获得美欧资金和技术始终对南高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磁石作用。第三，美欧在冷战后世界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确保其在南高影响的主要保障。从未来世界格局发展来看，美欧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很难与其平起平坐，双方力量失衡使美欧在南高与俄竞争中仍有巨大的影响上升潜力和空间。最后，美欧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对南高国家极具诱惑，视之为平抑俄罗斯影响的主要外部力量。格鲁吉亚公开表示希望美欧向格提供安全保障。阿塞拜疆内心也希望发展与美欧关系，以确保继续走独立自主的平衡务实外交之路。亚美尼亚一方面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依靠俄对抗阿塞拜疆，但经济上仍保持与欧美的密切联系，因此难言亚死心塌地跟俄走，美欧仍是其重要外交选项。

美欧在南高进一步扩充影响也有自身劣势。首先，美国与南高地理上相距遥远，这是天然短板。欧盟尽管隔黑海与南高相望，但也不及俄罗斯。其次，美欧在南高属于新玩家，根基浅，影响手段有限。虽然地区各国期盼美欧平抑俄罗斯影响力，但美欧始终缺乏有力抓手，调解地区热点能力有限，使其在地区格局中的分量大打折扣。最后，美欧推广的西式民主与南高地区固有的思想文化尚有诸多齟齬之处。各国虽然都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但独立之初盲目西化引发的动荡，加之对新一轮“颜色革命”的担忧，南高国家对美欧不顾当地稳定而极力兜售其民主

药方保持警惕，尤其是阿塞拜疆更是公开抗拒美欧以民主人权干涉其内政。

（三）伊朗、土耳其影响上升，但尚难扮演关键角色

伊朗是奉行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伊斯兰大国，伊朗核协议签署和国际制裁取消给伊朗恢复和加强与南高国家关系提供了有利契机，未来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和地位有望得到显著提升。首先，伊朗是南高地区传统地区大国，与南高国家地理相接，历史相连，文化相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区各国独立后，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在西方制裁期间，南高各国依然与伊朗保持密切交往。国际制裁的取消意味着影响双方关系的最大障碍得以清除，伊朗与地区国家关系有望进入快车道。其次，在国际制裁取消的大背景下，由伊朗牵头的各种进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地区机制有可能被重新激活。如20世纪90年代伊朗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共同倡议成立中亚经济合作组织（ECO），成员还包括中亚五国、阿塞拜疆和阿富汗。2007年，伊朗倡建成立由伊朗、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里海沿岸国组成的里海经济合作会议。由于伊朗核协议签署，上述机制扫除了最大制约因素，有望重焕活力。伊朗也在积极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联系，有可能签署自贸区协议，这亦有助于其深度参与区域合作进程。再次，伊朗将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南高对外联系中发挥重要枢纽作用。随着制裁取消，伊朗有望吸收更多外资进入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而为其与外高地区的互联互通奠定坚实基础，吸引地区国家更多选择经伊朗外运。目前，多条经伊朗的国际运输走廊或在积极酝酿，或已破土动工，预示着后伊核时代伊朗在外高地区经济合作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但伊朗未来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地区格局，不可能成为本地区主要玩家。对伊朗取消国际制裁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放任伊朗对外输出其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仍是美国严加防范和打击的对象，美也未放弃对伊的单边制裁。阿塞拜疆虽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但一直坚持走世俗化道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是非伊斯兰国家，三国对伊朗奉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会保持高度警惕，土耳其、沙特等逊尼派伊斯兰大国也会从中作梗。能源是伊朗主要优势所在，但对同样富有能源的阿塞拜疆来说却是平添竞争，其并不愿与伊朗分羹。伊朗多年遭受制裁，国内问题成堆，加之与南高国家经济互补性弱，很难凭借经济合作实现对地区国家影响质的飞跃。

土耳其是突厥语伊斯兰大国，经历与俄罗斯关系的大起大落，土耳其正在重整旗鼓推进其对南高战略。经过多年经营，土耳其在南高地区已占有一席之地，其在该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2009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共同加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同时，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建立了三方定期会晤机制，为土耳其参与并影响地区事务提供了有利平台。最初，土耳其地区政策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色彩，但当前，面对现实开始做出调整，更强调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⁴⁵目前，土已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土耳其地理位置优越，不仅连接着古往今来穿越欧亚的陆上商路，而且占据着贯通欧亚的重要海上通道，该地区两大新建外输油气管线，即巴库—第比利斯—杰依汉（BTC）管线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管道均经过土耳其，彰显其在地区能源外运中的重要地位。凭借地缘优势和机制化平台，土耳其未来必将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从现实和前景来看，土耳其因种种局限在地区竞争舞台上终难成主角。首先，俄罗斯仍是土耳其在该地区扩展影响面临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土俄关系修复并不意味着双方停止在南高地区的竞争，只是由明争转向暗斗，双方在该地区存在结构性矛盾，竞争不可避免。俄罗斯在

45 李艳枝、常守锋：“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实践及其制约因素——基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实践”，《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分布着多个以突厥语民族为主的行政单位，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历史上曾是泛突厥主义始作俑者。土耳其向南高尤其是操突厥语的阿塞拜疆扩张，对俄罗斯国内稳定和其主导的以欧亚经济联盟为平台的地区一体化均构成直接挑战，危及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俄绝不会袖手旁观。地区国家在发展对土关系时也不得不顾忌俄罗斯的感受和反应。其次，地区大国伊朗一直与土耳其在该地区暗中角力，双方在地缘、民族、教派、政治体制、边界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⁴⁶ 导致双方对南高地区的竞争乃至争斗难以避免。伊朗在南高始终对土耳其构成重大牵绊。再次，地区国家对土耳其欲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始终抱有戒心。亚美尼亚迄今受土耳其封锁，一直对土保持高度警惕。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权已显现伊斯兰化倾向，也令地区国家畏而却步。最后，土耳其自身实力有限，加之受内外多种问题缠身，很难与美俄在南高争雄。



46 汪波：“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1年第3期。



第三章 中国与南高三国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现状与前景

南高地区位于欧亚结合部，系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通道。当前南高国家经济形势普遍不佳，急需外来投资以推动经济多元化。各国还希望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成为地区交通物流中心。以“五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存在诸多利益契合点，符合各国的战略诉求。中国与南高国家既无历史恩怨，又无现实纠葛，各国奉行多元外交，期待中国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平衡作用，中国亦需要该地区稳定，以营造稳定的大周边。由于利益高度契合，三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双边合作亦取得不少早期收获。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一、南高三国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南高三国都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仍可见古丝路对各国的影响。三国对复兴丝绸之路有天然的好感。中方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各国对“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抱有很高的期待。

（一）阿塞拜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阿塞拜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态度积极，早期成果显著。2014年6月，阿驻华大使甘基洛夫表示，阿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它为欧亚地区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机遇。2015年12月，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访华，中阿签署《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双方支持并愿共同落实中方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认为两国开展全方位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同时还签署了《中阿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确定了合作基本方向。2015年4月，阿塞拜疆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阿塞拜疆也一直高调支持“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2月，在迪拜举行的“独联体国家2016年全球商业论坛”上，阿经济部副部长巴巴诺夫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给阿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有利于推动阿经济多元化，发挥阿过境潜力。2017年1月，阿总统阿利耶夫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将为复兴丝绸之路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阿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关于技术法规、标准、质量评定的备忘录及多个产能融资协议。

（二）格鲁吉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格鲁吉亚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驿站。格古老的乌普利茨赫石头城曾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中药材等文物。格最古老的《圣经》上镶嵌着一块中国玉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刘峻周远涉重洋赴格种植茶叶获得成功，赢得广泛赞誉。格鲁吉亚独立后一直对振兴丝绸之路有兴趣，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与其国家发展战略不谋而合，赢得格高度赞赏和坚定支持。2014年8月，格总理加里巴什维利在参加大连达沃斯经济论坛时表示，格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这与格发展战略非常契合，对格鲁吉亚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2015年3月，格副总理兼经济发展部长克维利卡什维利访华，在南高地区率先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加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2015年4月，格鲁吉亚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也是首批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的国家。2016年9月，格与中国实质性完成自贸协定谈判。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双方签署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文件，格成为前苏联空间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区的国家，示范意义显著。

（三）亚美尼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

中、亚两国的历史交往悠久。亚美尼亚著名历史学家默夫赛思·霍列纳茨在其《亚美尼亚历史》中提到，“在沙普哈时期，穆舍格·马米科尼扬祖先（传言称为西凉马超的一支）来到亚美尼亚，他们来自富庶伟大的国家——秦国”。迄今，亚美尼亚语中，“高质量的”一词词根是“秦”，即来自秦国的。2015年3月，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访华，双方签署了《中亚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两国开展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双方将积极落实已签署的相关协议，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辟双方合作新的广阔前景”。2015年7月，在上合组织乌法峰会上，亚总统萨尔基相提出，应将欧亚地区的一体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结合起来，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到一个新高度。2017年3月，亚美尼亚加入亚投行。2017年5月，亚美尼亚派团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并与中方签署了新的经贸合作协议。

二、南高三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条件

南高三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各国发展战略重点也各不相同。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条件亦各有优劣。

（一）阿塞拜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条件

1、有利条件 阿塞拜疆是南高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诸多优势：一是政局长期保持稳定，政策连续性强。2016年9月，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通过全民公决，顺利延长总统任期并扩大权限，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阿拥有南高地区最大的港口和机场；公路总里程达5.9万公里，贯通东西南北。铁路使用里程近3000公里，与周边国家联通。⁴⁷ 其中，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全线通车，巩固了阿作为地区物流中心的地位。境内有三条油气管道，对外运输实现多元化。三是国家外汇储备相对充裕，支付能力较强。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阿石油收入虽有所减少，但阿塞拜疆战略外汇储备未受很大冲击。阿战略外汇储备由央行外汇储备和国家石油基金两部分组成，战略外汇储备从2014年上半年的530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376亿美元，⁴⁸ 但仍是阿塞拜疆外债总额的4倍左右。⁴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阿外汇储备2018年将达到461.17亿美元，2019年将增至511.7亿美元。四是债务、赤字处于较低水平。阿塞拜疆在财政上坚持“量入为出”政策，尽管受能源价格暴跌影响，近两年出现赤字，但阿总统表示，今后每年政府的支出都要少于收入，这一政策不变。2016年阿预算赤字约占

47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阿塞拜疆（2016版）》，商务部网站：<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48 “阿塞拜疆外汇储备达530亿美元”，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408/20140800702885.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9日）。

49 “阿塞拜疆战略外汇储备一年内下降4.4%”，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701/20170102496860.shtml>（上网时间：2017年1月5日）。

GDP的2.2%，2017年降至1.1%。阿塞拜疆的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0%，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⁵⁰

2、不利因素 由于经济多元化短期无法完成，阿经济也有明显短板，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经济依赖能源，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尽管阿一直努力推进经济多元化，但非一日之功，阿经济，特别是出口仍严重依赖能源，这使其抗击外来风险的能力大打折扣，经济容易起伏不定，货币基础不牢。二是经济开放度相对滞后。近年来，为改善投资环境，阿塞拜疆着力减少行政干预，降低经营门槛，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但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相比，阿塞拜疆在营商环境和市场开放度上仍明显滞后，法律多变，执法不严，行政干预，效率不高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在世界银行2017年营商环境排名中，阿塞拜疆名列第65位，与格鲁吉亚排名16和亚美尼亚排名38形成明显反差。另外，阿塞拜疆迄今不是世贸组织成员，足见其与国际接轨程度不高。三是与亚美尼亚在纳卡问题上严重冲突。近年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问题上的争斗有所升级，给地区安全蒙上阴影，一定程度增加了外来投资的安全风险。

（二）格鲁吉亚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条件

1、有利条件 格鲁吉亚参与经济带建设的有利条件有四：一是地理位置优越。格地处欧亚之间，东西南北的要冲，是多条交通走廊、能源管线的必经之地。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管线，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线、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天然气管线，以及正在建设的“南部天然气走廊”等都需要过境格鲁吉亚。铁路方面有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而正在推进的波斯湾—黑海走廊、中国—中亚—西亚走廊、俄罗斯—亚美尼亚—伊朗走廊等，俄—格—亚—伊电力走廊，格也是必经之地。同时，格还拥有黑海的波季、巴

⁵⁰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речь Ильхама Алиева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итогам третьего года реа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 в 2014-2018 годах”，阿塞拜疆总统网站：<http://ru.president.az/articles/22637>。

统两个港口，2016年开始谋划建设阿纳科利亚深水港。二是营商环境良好。近年来，格鲁吉亚加强反腐力度，减少行政干预，在营商环境和反腐败上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展。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排名中，格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6位，比上一年提升8位，在前苏联国家中独占鳌头。⁵¹ 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6年清廉指数，格在17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4位，同样在前苏联地区位居前列。⁵² 在全球社会治安状况排名中，格鲁吉亚在118个国家中位列第3，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得益于良好的投资环境，格与同地域、同等经济和人口规模的亚美尼亚相比，在吸引外资上优势明显（见表1）。

表1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亿美元）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格鲁吉亚	9.11	9.419	17.584	15.645	16.454
亚美尼亚	5.67	2.71	2.82	1.47	1.30

数据来源：格鲁吉亚经济发展部统计局：“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http://www.geostat.ge/index.php?action=page&p_id=2231&lang=eng; Armenian Research Center,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Армению в 2016 году – \$130 млн, в Грузию – \$1,65 млрд,” <http://www.aniarc.am/2017/04/07/foreign-investments-in-armenian-and-georgia-in-2016>.

三是税负水平低。根据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缴纳税款2017》，格鲁吉亚的总税负水平为16.4%，是前苏联地区税负水平最低的国家，也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⁵³ 四是自贸水平高。格鲁吉亚是最早加入世贸组织的前苏联国家之一。2014年，格鲁吉亚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格绝大多数商品可零关税进入欧盟市场。2016年格鲁吉亚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自贸协定，商品可自由进入瑞士、挪威等市场。同

51 “Doing Business 2017”，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doingbusiness.org/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7>。

52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6”，透明国际网站：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perceptions_index_2016。

53 “Paying taxes 2017”，普华永道官网：<http://www.pwc.com/gx/en/paying-taxes/pdf/pwc-paying-taxes-2017.pdf>。

时，格与周边国家及独联体国家都有双边自贸安排，中格自贸区也即将生效。

2、不利因素 格鲁吉亚经济中的不利因素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外贸易逆差现象突出。格鲁吉亚对外贸易长期逆差（见表2），且占到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表明其外贸结构严重失衡，对进口依赖达到惊人程度。如，2016年格对外贸易额119.66亿美元，其中出口仅21.14亿美元，进口98.52亿美元，逆差高达77.57亿美元，占其外贸总额的65%。

表2 格鲁吉亚对外贸易及逆差情况（亿美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贸易总额	109.3	114.5	99.2	119.66
逆差	51.1	57.4	50.9	77.38

数据来源：格鲁吉亚经济发展部统计局网站，“External Trade”，http://www.geostat.ge/index.php?action=page&p_id=134&lang=eng。

二是人口持续减少，人才流失严重。截至2017年1月1日，格人口为371.82万人，比2007年的439.5万人减少18.3%。⁵⁴ 境外务工者约占20%。一方面格失业率很高，官方统计失业率约为12%，但专家认为实际失业率超过30%；另一方面，因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移民，专业人才严重不足。最具活力的人口持续外流虽可减轻就业压力，但同时也使经济丧失动力。三是侨汇和贷款无法转化成投资，无明显经济增长点。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巴巴瓦认为，当前的格鲁吉亚经济实际上是消费型经济，年复一年的巨额逆差是外在表现。格有两个重要资金来源，一是侨汇收入，格鲁吉亚侨汇年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约占GDP的8%左右；二是来自西方的贷款。但二者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特别是侨汇收入多用于建房、购置电器等，但由于格实体经济发展滞后，大多数

54 “Population”，格鲁吉亚经济发展部统计局网站：http://www.geostat.ge/index.php?action=page&p_id=119&lang=eng。

消费品需要进口，消费并未帮助格实体经济的发展。四是物流绩效指数连续下滑。格本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是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但物流绩效指数并不高。格鲁吉亚在世界银行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排名（LPI指数）中不断下滑（见表3）。目前，格已属于绩效最差的国家之一。格积极参与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兴建阿纳科利亚深水港，但若不能改善物流软环境，则这一区位优势还是无法充分发挥。

表3 格鲁吉亚LPI指数排名情况

年份	2012	2014	2016
排名	77位	116位	130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LPI Global Rankings 2012、2014、2016”，<http://lpi.worldbank.org/international/global?sort=asc&order=Country#datatable>。

五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悬而未决。2008年俄格战争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均宣布独立，并得到俄鼎力支持，两地与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这使格分裂状态愈演愈烈。格俄关系难以得到真正缓解，对格政局稳定 and 经济发展构成长期严峻挑战。

（三）亚美尼亚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条件

1、有利条件 亚美尼亚参与经济带建设的有利条件有三：一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全球赋税最轻的国家之一。根据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2017》，亚美尼亚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38位，在独联体国家中名列前茅。而据普华永道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缴纳税款2017》报告，在189个经济体中亚美尼亚为世界税负最轻的前20个国家之一，在欧亚经济联盟中更是优势明显（见表4）。

表4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平均税负

国家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平均税负	18.4%	29%	29.2%	47.4%	54.8%

数据来源：“Paying taxes 2017”，普华永道官网：<http://www.pwc.com/gx/en/paying-taxes/pdf/pwc-paying-taxes-2017.pdf>。

二是进口替代政策收到一定效果，贸易逆差逐渐减少。为改善收支状况，亚美尼亚采取了一系列税收、海关政策，推动工业品出口和进口替代。农业方面提高粮食自给率，减少食品进口。亚美尼亚粮食自给率已从2010年的33%提高到2014年的52%，计划到2020年达到70%以上。上述措施取得一定成效，逆差虽未根本扭转，但已大为改善（见表5）。

表5 亚美尼亚外贸及逆差情况（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2	2015	2016	2017, 1-3
总额	49.9	56.95	47.41	50.75	12.47
逆差	27.07	28.39	17.67	15.1	3.61

数据来源：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网站：“Внешнеторговый оборот, млн. долларов США”，<http://www.armstat.am/ru/?nid=126&id=10004>；中国驻亚美尼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7年一季度亚美尼亚出口额远小于进口额》，<http://a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5/20170502577997.shtml>。

三是亚美尼亚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同时仍享有欧盟诸多优惠。2015年1月，亚美尼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拥有了联盟1.8亿人口的大市场。但入盟并未实质影响其与欧盟的关系，亚继续享有欧盟GSP+待遇，约6000种商品出口欧盟市场享受低关税或零关税。2017年2月亚与欧盟草签了全面伙伴关系协议，欧盟有望对亚进一步放开市场。目前亚拥有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自贸区多个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2、不利因素 亚美尼亚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一是交通封闭局面难以根本改变。自纳卡冲突以来，亚美尼亚受到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东西两面的交通封锁，交通成本和地缘风险明显上升，导致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尽管亚美尼亚加快了“北—南”交通走廊，包括拟修建亚美尼亚—伊朗铁路，但要摆脱交通困境仍需时日。亚GDP总量仅为阿塞拜疆的1/4，在纳卡问题上与阿塞拜疆长期对峙也使亚经济背上沉重负担。二是

严重依附俄罗斯。亚美尼亚不仅在安全上需要俄罗斯的保护，在经济上也离不开俄的帮助。亚化石能源匮乏，基本靠俄供应。支持亚财政经济的侨汇亦主要来自俄（见表6）。俄经济发展走势对亚影响巨大，近年来亚经济增长缓慢与俄经济低迷直接相关。

表6 亚美尼亚侨汇情况（亿美元）

年份	2005	2010	2013	2015	2016
侨汇总额	9.65	16.27	23.02	16.31	15.32
自俄罗斯	5.76	11.14	17.27	10.08	8.97

数据来源：亚美尼亚央行：“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е переводы физических лиц осуществленные через банковскую систему РА в долларах США”，<https://www.cba.am/ru/SitePages/statexternalsector.aspx>。

三是国家债务负担较重，外债高。亚美尼亚国家债务由政府债务和央行债务组成，近年增速较快，特别是外债负担加重（见表7）。亚财政部长阿拉米扬表示，2017年亚国家总债务将进一步上升，达到62.45亿美元。

表7 亚美尼亚外债与GDP占比情况（亿美元）

年份	2005	2010	2013	2015	2016
外债总额	10.99	34.95	38.99	43.16	47.98
占GDP比重	22.2%	37.9%	37.4%	40.9%	45.5%

数据来源：中国驻亚美尼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6年亚美尼亚公共债务增幅明显”，<http://a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1/20170102508517.shtml>。

四是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亚美尼亚最大的出口商品为有色金属，特别是铜矿石和铜精粉，而近年国际有色金属价格的下降，影响亚的出口收入。2016年亚出口产品中，矿产品出口4.71亿美元，占比（总出口17.83亿美元）的26.4%；食品出口4.18亿美元，占比23.4%；宝石及半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3.37亿美元，占比19%，三者合计约占70%。⁵⁵

⁵⁵ “2016年亚美尼亚对外贸易同比增长7.4%”，中国驻亚美尼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a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2/20170202509938.shtml>。

三、中国与三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中国与南高三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交通、市政设施、产能、农业、旅游等领域。鉴于三国各自目标诉求有明显差别，合作的重点和空间也各有不同。

（一）中国与阿塞拜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1、**交通物流** 中国与阿塞拜疆在该领域的合作既体现在硬件建设方面，也体现在软件服务方面。阿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成为地区物流中心。公路方面，阿有贯穿南北的公路和自东向西至格鲁吉亚的公路。铁路方面，阿塞拜疆正全力以赴推动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东西向）铁路的建设。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伊朗、俄罗斯的“北南”铁路阿境内段动工，预计年底完成。此外，阿塞拜疆还对巴库—别尤克—科西克、巴库—亚拉玛国内支线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新建巴库—苏姆盖特铁路。港口方面，阿正建设“阿里亚特”国际港口城，拟设立“阿里亚特自贸区”并打造一支里海运输新船队。航空方面，对盖达尔·阿利耶夫机场进行扩建，投入新的航站楼和跑道，提升其运输能力。2016年6月，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在会见到访的张高丽副总理时表示，阿方愿在铁路、港口、自由经济区等领域开展合作，欢迎中国公司积极参与。中阿在铁路现代化改造，公路、港口、市政设施建设方面合作空间较大。

在过境运输软环境建设上，双方的利益契合点更多。对阿塞拜疆来说，仅仅靠当地的物流不足以把阿变成地区物流中心，重要的是吸引中国与黑海沿岸国家间的物流需求。为此，阿一方面提出要简化本国过

境手续，减少货物在阿停留时间，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力争形成物流圈。地区层面，早在2013年11月，阿塞拜疆就联合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成立了“跨里海国际运输线路发展协调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推动下，2015年8月中国首批集装箱列车抵达巴库。2016年4月，三国物流公司在巴库签署协议，成立了跨里海国际运输集团公司，拟统一运价，以提高竞争力。2017年7月，该委员会在成都举办了“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中国企业的前景与商机”圆桌会议，积极推进与中国相关企业的物流合作。国内层面，2015年10月，阿塞拜疆成立过境货物运输协调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家海关、边防局、海运局、运输部、司法部、外交部、铁路公司、船运局、国家石油公司、巴库港公司，确保货物在阿获得最好服务。中阿物流合作应放在提高过境运输的效率、降低费用、提高竞争力方面。同时，中方应利用自身货源的组织能力、大数据信息，探讨在阿自由港建立物流服务中心。“一带一路”在欧亚空间应形成多个物流信息与仓储中心，其中在中亚—西亚走廊上的中心可设在阿塞拜疆。

2、制造业和能源深加工 这是阿经济多元化的一个主要抓手。2014年12月，阿通过了《阿塞拜疆2015—2020年工业发展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工业，促进非油气投资。主要做法有：1) 建立工业园区。2013年，阿设立了苏姆盖特化学工业园，以石油深加工产业为主。2015年2月，设立“纳弗恰林工业区”，重点发展汽车制造、泵生产、鱼饲料等。2016年9月，设立“明盖恰乌尔”工业园，以棉花加工、羊毛、腈纶纱、皮革及鞋类为主，拟打造成地区轻工业中心。另外，还有巴拉哈纳工业园和高科技园、苏姆盖特科技园、戈拉达戈工业园、占贾工业园等。2) 加大政策扶持。2016年3月，阿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签署《2016—2020年鼓励非油气产品出口补充措施》的总统令，决定对非油气产品出口商进行国家补贴，额度为出口商品报关价格的3%。2017年上半年，出口商

共获得补贴1300万马纳特。⁵⁶ 2016年2月，阿总统批准了《关税法》修正案，对用于鼓励投资项目的设备等免征进口关税。3) 限制进口，促进替代。2016年9月，阿签署总统令，除军工和药品类，拟于2018年禁止政府采购进口商品。

中阿合作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工程承包。这是中国的长项，目前正在实施的项目较多，如四川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与阿DET-AL公司的电解铝项目，目前进入二期施工阶段；中材建设QAZAX干法水泥厂生产线项目；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阿塞拜疆标准公司联合承建的水泥厂项目等。二是能源化工。鉴于阿主要油气田都被西方控制，而阿油气出口对象也是西方，因此，在能源开采方面留给中国的空间不大。中国企业在能源深加工方面有竞争力，而这恰恰是阿长期战略取向。2016年6月，中阿签署了《关于加强两国油气加工和石化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阿方力邀中石油集团参与建设阿最大油气加工及石化综合体（GPC）项目，投资总额达40—50亿美元，2017年5月，双方签署GPC项目谅解备忘录。三是非资源产能合作。中阿《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确定的首要合作方向是产能合作，但阿人口只有900余万，市场规模不大，辐射周边的能力不强。目前，对合作有兴趣的中方企业多，真正落地的项目尚少，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重庆力帆汽车的组装及销售；东方国际责任有限公司的PVC板材生产项目等。较为现实的合作空间是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建材、家用电器，以欧盟为市场导向的纺织业等。

3、农业 农业一直是阿重点扶持的领域，给予了大量补贴，成为影响其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障碍。阿还把2015年确定为“农业年”。其中，棉花、桑蚕丝是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提出，阿要形成种植、农产品加工、运输物流、出口等一条龙产业链。为

56 “2017年上半年阿非石油产品出口商获得1300万马纳特政府补贴”，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707/20170702605725.shtml>（上网时间：2017年7月6日）。

此，阿计划建设10个农业园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平台。2016年7月，阿利耶夫总统在2016年上半年社会经济发展总结大会上表示，2016—2017年阿政府拟投入3.6亿美元购买农机设备。在农机生产、滴灌设备、土壤改良等方面，中阿有较大合作空间，在农产品加工、储存等方面中国企业可以跟进。

4、电力设施与新能源 阿电力生产基本自足。但电网老化，电损严重，发电、配电设施需大幅升级改造。阿将电网改造、电站建设列为重点。阿塞拜疆能源部长阿利耶夫表示，阿电网改造大约需40亿美元。另外，电力出口也是阿能源出口多元化的一部分，阿亦有建设出口导向型新电站的需求。在新能源方面，阿塞拜疆非常关注新能源的进展，有意进一步发展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站，也有相应的资金配套。中阿能源合作空间在于电网升级改造、新能源开发。传统能源方面，阿的主要合作伙伴是土耳其和欧洲国家，中国几乎没有竞标的机会，石油开采上也只获得了两个“二手”老油田。中方需在有较高性价比的石油开采设备与钻探服务方面下功夫。

5、旅游业 2015年，阿塞拜疆出台了《2016—2025年旅游业发展战略》，提出要促进旅游产品多样化，完善服务标准，提升阿旅游的吸引力。为此，阿拟采取建立特别旅游区、减免旅游商品税等措施。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统计，2015年阿旅游业收入达26.8亿马纳特。而到2026年将达到50亿马纳特，外国游客数量也将由目前的每年206万增至337万。⁵⁷

6、市政设施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阿对城市建设，特别是地标性建筑、文化、休闲设施、供排水系统等越来越重视。未来中阿在环卫、供排水、建筑外墙装饰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

⁵⁷ “2026年阿塞拜疆旅游业收入有望达50亿马纳特”，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607/20160701353779.shtml>（上网时间：2016年7月6日）。

（二）中国与格鲁吉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1、**基础设施** 格鲁吉亚认为，格位于欧亚十字路口，是中亚通往欧洲最短的线路之一。格应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发展交通物流，同时为格参与地区和国际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在工程承包和设计方面，格承认美国、英国、欧盟、中国的标准，对中国企业投标和成本核算非常有利，而中国企业在格已经承担了多个项目，如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E60高速公路第4段、第比利斯绕城公路、铁路现代化项目T—10隧道等；中水电十六局承建的科布莱提绕城公路项目等，积累了良好的信誉。鉴于格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市政设施比较破旧，中格的合作空间很大。格当前最重大的项目是开发阿纳克利亚深水港，并与美国成立了阿纳克利亚发展联盟(ADC)。2016年8月，格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表示，希望中国企业投标格深水港项目。但该项目与闹分离的阿布哈兹仅一步之遥，存在较大的地缘风险和获利风险。

2、**能源** 格能源供应一直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原油、天然气等严重依赖进口。但格水力资源比较丰富，水电占比一直在70%左右。格能源发展的重点方向有三：一是提高能效，对发电、输变电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二是发展水电。格理论水力蕴藏量1560万千瓦，是单位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约80%未开发。⁵⁸ 三是开发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另外，由于水电有季节性，格对火电也有一定需求。据格鲁吉亚国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家投资局测算，格2025年能源缺口约为50亿千瓦时。目前，印度塔塔能源集团、韩国水资源公社、奥地利ILAG公司、美国清洁能源集团等十余家跨国公司在格投资经营相关项目。中国在格建设并经营着“卡杜里”水电站，为后续合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中国电建集团有意参与投资格水电站项目，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参与建设火

58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格鲁吉亚（2016版）》，商务部网站：<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电站。中格在能源生产、输送等方面都有很大合作空间。

3、产能合作 格出口产品比较单一，主要有铜矿石、葡萄酒、矿泉水、化肥及其它农产品。因此，提高出口商品多样性是当务之急。为吸引投资，推动制造业发展，2014年6月起格实施了“格鲁吉亚制造”计划，资助农产品加工和工业品生产；另外，设立了三个“自由经济区”，包括波季港RAKIA工业保税区，中国华凌自由工业园和保税区，（华凌）国际经济特区。这为两国产能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但由于格市场狭小，投资需要考虑进入欧盟和周边市场。

4、农业 格鲁吉亚的农业重点是农产品深加工和储存，推广节水的滴灌和喷灌技术。中国企业在农产品深加工、滴灌和节水技术上有优势。另外，格鲁吉亚葡萄酒对华出口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格第二大葡萄酒市场，随着中格自贸区的建立，葡萄酒对华出口将再上新台阶。双方在葡萄酒生产、销售方面亦有巨大空间。

5、旅游业 格政府将旅游作为改善就业的重点产业。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2010年格设立了“阿纳卡利亚”和“卡布勒提”两个自由旅游区，对投资酒店等旅游设施的给予土地、税收等优惠。格2015-2025旅游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大宣传和扶持力度，挖掘旅游资源，加强与境外旅游机构的合作。格是前苏联的旅游度假胜地，宽松的投资环境和签证政策，为双方的旅游合作提供了机会。

（三）中国与亚美尼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合作空间

1、交通基础设施 由于与阿塞拜疆、土耳其关系不睦，亚美尼亚东西方向实际上是封闭的，旧有的道路成“摆设”。亚只能将“走出去”的重心放在建设“北南”走廊上，重点项目是北南公路。公路总长556公里，向南联通伊朗，向北经格鲁吉亚通向黑海和俄罗斯。铁路方面，

亚希望恢复至格鲁吉亚—俄罗斯的铁路，并向南修建亚美尼亚—伊朗铁路。亚—伊铁路最大的困难是融资，2012年7月，亚曾与位于迪拜的RASIA签署了50年特许经营权协议，但未能启动建设。2013年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公司也签署过框架协议。2015年9月，亚交通部长访华，希望找到中方投资伙伴。目前，亚、中两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有不少合作，如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先后中标承建“北南”公路的“兰吉科—久姆里”和“塔林—兰吉克”段项目，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良好信誉。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空间很大，但风险亦高。如“波斯湾—黑海”走廊计划在资金、货源等方面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经济性不高。因此，借助国际多方融资，参与建设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2、市政和旅游设施 亚政府将饮用水供应、农村用水、水库建设视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市政设施需要维护更新的比较多，如亚政府拟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2350万欧元用于久姆里市道路维修和照明设备更换。亚旅游资源比较丰富，也在努力吸引国际游客，并打出宗教旅游、体育旅游、健康旅游等招牌。而发展旅游业，亚需要建设大量酒店设施。在市政建设和宾馆建设方面双方有一定合作空间。

3、节能和新能源 电力生产是亚经济支柱产业，但亚电力生产方面所剩空间不大。目前，亚电力基本自给，夏季富裕，在短缺时有备用电厂。亚核电约占38%，并拟于2018年修建新核电站，这方面俄罗斯有先天的优势。中亚双方合作的空间在水电、火电和电力设施改造方面。如，亚正对现有的电力设施进行改造，以减少损耗、增加配电站功率等，我企业在该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更有前景的在节能和新能源领域。2015年2月，亚启动了“绿色城市照明”试点项目，投入4000万欧元用于节能计划。另外，亚太阳能资源丰富，平均每年每平方米太阳能照射量为1720千瓦/时，亚有意开发太阳能。⁵⁹ 2016年3月，亚议会还讨论

59 “亚美尼亚企业将建设2兆瓦‘太阳能—天然气’发电站”，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507/20150701050403.shtml>（上网时间：2015年7月21日）。

过“关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法”。亚的新能源项目得到气候投资基金、世行、亚行等资金支持，中国有光伏发电的技术和生产优势，可试点合作。

4、产能合作 亚有一批企业面临困难，亚不希望其倒闭，如纳伊力特橡胶厂、拉兹丹水泥厂等。亚希望借助外力“施救”，但上述企业都面临巨额债务、环保问题等，合作需谨慎。铜矿和精铜粉是亚美尼亚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中国也是主要客户，但亚美尼亚对矿产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大，环保要求严格，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矿产开发合作风险较高。中亚双方合作的重点应是建材、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灯具等。中亚双方可探讨设立针对中国投资企业的工业园。

5、农业合作 亚美尼亚是前苏联地区最著名的白兰地生产地。目前，酒精和非酒精饮料占亚出口总额的12%以上，是亚重要的出口产品。亚希望在农产品深加工、白兰地对华出口方面寻求合作。另外，恢复和改建灌溉与排水系统是亚长期规划。双方可以合作的空间是农机、滴灌技术产品、白兰地生产和开发中国市场。

6、信息技术 2013年7月，亚启动了首个自由经济区，重点发展高科技产品制造和出口、信息产业等。目前主要有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在亚从事贸易和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另外，还有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执行的中国援助亚公共电视台技术改造等项目等，信息技术方面有一定合作空间。



结语：中国与南高地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有可为

南高地区是中国西部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通道之一。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开启，中国与南高地区国家合作有望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全新阶段。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中国应根据南高三国各自特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取长补短，积极趋利避害，力争互利共赢。

1、重视南高区位优势，积极探索打通经南高通往欧洲新通道。南高加索地区走廊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西部与伊朗、土耳其和黑海沿岸国家沟通的便利通道。地区国家对吸引过境物流非常积极，均有意加强合作，降费增效，且各国在营商环境、社会治安、税负水平等方面均有自身优势。南高地区有潜力成为跨欧亚交通走廊的枢纽地带，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积极深入研究项目的利弊与可行性。

2、因国施策，着力通过双边渠道加强与南高地区合作。南高国家之间经济体制各异，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分别加入欧盟自贸区 and 欧亚经济联盟，阿塞拜疆秉持多元合作政策，加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因纳卡问题反目为仇，互不往来，整个地区经济一体化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南高国家合作应以双边为主，实行有针对性的国别政策。

3、统筹兼顾，将南高地区与伊朗、土耳其作为一个整体向前推进。南高三国与伊朗、土耳其地理相接、历史相连、文化相通，可作为一个整体，统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如，该地区都以旅游业作为发展

重点，但每个国家的旅游资源都不够丰富，单一国家对中国游客缺乏吸引力，可将该地区与土耳其、伊朗等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在交通物流上，该地区很长一段时期都只是过境通道，经济带需要形成产业链，从交通走廊向经济带演变的过程中，仅依靠当地的市场规模是不够的，可以将其与土耳其、伊朗连成一片，形成更为广阔的市场和更大辐射效应。

4、加强沟通协调，处理好与俄、美、欧关系。南高加索地区是大国角力之地，俄罗斯和美欧在此经营多年，都有自己的“地盘”。中国在南高地区无特殊地缘政治利益诉求，政治安全上基本属于“局外人”。但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南高地区彼此间深刻的矛盾对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会逐渐显现。中国应积极与俄、美、欧各方沟通协调，增信释疑，突出合作，减少摩擦，合力推动地区稳定和发展。同时在打击“三股势力”、防范极端宗教思想蔓延方面与各方合作，为经济带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已发布《CIIS研究报告》目录

第一期 2013年9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与契机

作者：阮宗泽、刘飞涛、沈雅梅、崔磊、杜兰

第二期 2013年9月

追寻“世界梦”

——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展评估与未来展望

作者：陈须隆

第三期 2014年6月

网络战备、军控与美国

作者：滕建群、徐龙第

第四期 2014年6月

欧盟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变化

作者：崔洪建、金玲、王毅

第五期 2014年7月

全球治理：新兴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合作与竞争

作者：王毅、金玲、韩璐、杜兰、李晓玉

第六期 2014年7月

中美合作共赢潜力探讨

——两国在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合作

作者：贾秀东、王友明、王洪一、苏晓晖

第七期 2014年9月

推进“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外交运筹

作者：石泽、杨晨曦

第八期 2015年3月

新时期的中印关系：现状、趋势及对策

作者：蓝建学

第九期 2015年4月

中国周边新外交：从经略中求稳定

作者：阮宗泽、陈玉荣、蓝建学、宋均营、郭金月

第十期 2015年4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新进展与有关各方的战略考量

作者：姜跃春、张梅、李晓玉

第十一期 2015年4月

中美分歧管控的理论与实践——以政治、经济、安全为视角

作者：刘飞涛、滕建群、沈雅梅、崔磊、杜兰

第十二期 2015年4月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作者：姜跃春、王震宇、唐奇芳、李晓玉

第十三期 2015年8月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经贸合作研究

作者：陈玉荣、李新、刘华芹、韩璐

第十四期 2016年3月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利益融合

作者：李自国

第十五期 2016年7月

中美在中南半岛的竞争与合作

——以政治、经济和安全为视角

作者：滕建群、崔磊、杜兰、龚婷

第十六期 2017年3月

中国对外产能合作的主要挑战及前景展望

作者：姜跃春、张梅、李晓玉

第十七期 2017年4月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机遇与风险

作者：蓝建学、宁胜男

第十八期 2017年4月

欧盟全球外交安全战略及其影响

作者：崔洪建、金玲、徐龙第、步少华、张蓓

第十九期 2017年11月

南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作者：邓浩、李自国

《CIIS研究报告》简介

《CIIS研究报告》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人员撰写的、不定期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报告选题瞄准当前国际形势的热点和中国外交的重点，将形势研判、学理探讨和政策分析融为一体，力求做到观点鲜明、语言精练、资料详实、立论有据、分析透彻。

《CIIS研究报告》同时发布中英文版，并在国研院网站提供全文下载。报告反映的是作者本人或相关课题组的观点，并不等同于国研院的立场。

内容提要

南高加索包括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国，总面积18.6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0万。三国均脱胎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后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逐渐从混乱无序走向相对稳定。未来，政治体制多样化、社会生活民主化是大趋势，经济发展多元化是各国共同目标。

南高位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是里海和中亚地区油气资源重要的战略过境通道，也是贯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和连接亚欧的纽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各国独立后，外部势力纷纷介入，俄与美西方激烈角逐，互有得失。但大趋势是俄影响下降，欧美影响上升。

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契合南高各国战略利益，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各国参与经济带建设各有优劣，诉求不尽相同。但总体看，合作空间巨大，前景看好。

编辑：科研处

地址：北京市台基厂头条三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邮编：100005

电话：010-85119556 电子邮箱：keyan@ciis.org.cn 网址：www.ciis.org.cn